

芸香炉

有一些东西,在某一个时期,使用非常普遍,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它的文字记载。人们只是制造它,使用它,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它。我认为芸香炉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

□文/荆歌

它被普遍使用,应是在晚清和民国早期这样吧。大部分都是铜质。偶尔也会见到有锡质、银质和木质的。以黄铜为主。在我收藏的众多芸香炉中,只有一只,是镀银的。整个器物的气息,应是一件民国早期的旧物。

断定它在晚清民国这一时期,是许多人家室内熏香除秽,或作为书斋雅器,依据之一,就是它们的老旧程度。明显手工制作,表面氧化,使用痕迹,等等。另一更有力的依据,是光绪六年南通人丁月湖出版了一本《印香炉图谱》。书中收录了一百多件印香炉的图样。

那么印香炉和芸香炉又有什么关系呢?首先它们的材质非常一致,都是以黄铜为主。有些

印香炉,会以紫铜滚边。而我收到的芸香炉中,也有用紫铜包边的。还有的,会在盒顶开窗部分镶嵌紫铜。并且,两者的使用功能,也是一样的。都是用来熏染香料,改善居室空气。

点燃一头,它便走迷宫一样顺着香篆慢慢燃烧。除了焚香,还兼有计时的功能。

因为有专著,有文人设计,甚至有底款,所以印香炉在藏界是比较上品的东西。一些博物馆有收藏。一件有月湖款,或者《印香炉图谱》上有记载的,价格绝对不菲。我曾有幸收到一只“如是我闻”面盖的钟形印香炉,丁氏《印香炉图谱》中有此一款,大小式样是完全能够吻合的。这个炉子当年做出来之后并未使用过。但是因为一百年的时光,它的皮壳包浆,让它显出了一种

“旧”的光芒。

芸香炉和印香炉,用途是一样的。只是前者相对简单小巧而已。我对这类东西的兴趣,多年不减。凡在市肆遇见,只要不破不残,都要收入囊中。比如有一件,四个侧面分别刻了梅、兰、竹、菊。刻得十分清雅。这种刀法和趣味,通常只出现在铜墨盒上。

芸香炉一般都极小巧,长方形居多。有些特别小的,如多年前前购得一只,喜字镂空盖,黄铜,只有一节大拇指大小。还有一只罐状的,只有指甲大。其盖为卍字纹镂空,精巧可爱极了。

我曾有收满一百只芸香炉的想法。但市面上很少看得到。那时藏界达人王则徐还健在,他曾答应我,凡见到可观的此类物件,一定帮我收下。然而他突然离世,竟没来得及为我收到一只!每每念及此兄,内心总有一丝哀痛。人与人,人与物,都讲究一个缘字。缘来缘去,就像窗外的浮云一样不可捉摸啊!



《花看我》 画作 荆歌

自己的房间

□文/赵衡

一个十一岁便开始接受将大自然、日常生活、所见所闻入画理念的女孩,到了五十岁,才找到根据,那就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,被称作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所说的:能把平常景物画成艺术品,没有这个本事,当不了真正的画家。

我一直没有条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画室,小时候只有一个小书桌,抽屉里藏着自己珍爱的书本,画完或未完成的画。有一次,调皮的小弟把我的画偷偷拿出弄坏了,我像丢了宝贝似的难受得哭了一场。

进了学校,画室就是课堂,十几人,几十人一个空间,老师在同学们之间走动或驻步,目光在一张张画面上扫荡,他(她)的惊喜或失望,决定我们的成绩,也许就是未来的命运。

进了一个不属于画界的单位,那个年代服从分配是天职,每个人都是一颗小小螺丝钉,拧在哪里都该发光。

于是画画成了业余劳动,一



《十月的自画》画作 赵衡

种个人慰藉的奢侈。那时我家三代同堂,哪有可能有一间画室呢?每天我等同事们下班了,才可能在办公室打开画箱作画。

我更多的作画地点在室外。只要你不怯场,不怕被人讥笑,不怕刮风下雨淋,唯一要做的就是和太阳赛跑。当然文革中,我还要躲避画画被人举报的危险。

久而久之,我养成了出门画画的习惯,这一画就是几十年。

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写道:“这一预言还隐含着女性对一个美好时代的向往;到那时,她们将拥有长期以来一直被剥夺的东西——闲暇、一小笔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

自己的房间对于女画家,最需要的是不受干扰的安全感。可尽情放松,那是心灵和画面的碰撞。只有自己知道你要表达什么,你将如何去表达。也许这一表达暂时会很痛苦,不尽如人意,但喜怒哀乐全属于你自己!

十多年前我有了独立一套单元房,我将朝阳的屋做画室兼书房,许多作品在这诞生。现又添了一条小狗作伴,它喜欢沉默,见证了我同时做几件事的生活习惯。写写画画都是我所爱,完全自由支配时间,常会不时有收获而萌生幸福感。

近来我还发现卫生间也可用来作画,只要能转过身,有地儿摆画具。因为洗手盆上有面镜子,它能映出你灵感依旧的容颜!

我当幌子

□文/吴思骏

我童年住过的大院,有点类似四合院,正门有门楼的感觉,黑瓦,砖墙,屋顶两头尖角高高地翘着,门朝南开着,有很深的通道,是青砖铺成。

左右两边是两户人家,左边住的是我妈的老同事,记忆中她会很吓孩子。听说她有个黑屋,是专关小孩子的,不听话就交给她,那时出大门都会偷偷看几眼她家紧关的门,憋足了气经过,生怕她出来拉走我们,后来才知道,她给病人做手术是个高手,常见有人带着鸡鸭农产品来她家道谢。

我家紧挨着她家,门朝东,一早就见到阳光,那时的屋子都是木质地板、木质墙,老式的人字顶,很粗的实木梁,木门木窗,现在想想很环保。但一到大雨时,雨水就会由窗户外流进来,在墙壁上留下深深的水迹,渐渐把我在墙壁上涂鸦的画给晕染开了。

大院里住了十几户人家。一到放学,便成了孩子们的天下,男孩玩玻璃球、香烟壳、扑克牌、军棋,女孩玩橡皮筋,踢毽子。那

时不需要锁门,随便串门,哪家有啥事,什么衣服被子忘了收了,孩子回来没人管了,一呼便应,邻里关系那叫好啊。

父亲是老师,大家有事喜欢来请教。院里住了一位胖伯伯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时不时就到我家家,他做了一手好菜,老远就能闻到饭菜香,胖伯伯也时不时地端点菜送给左邻右舍,而我因父亲的缘故,会有特别的待遇,常被叫去他家吃上一顿,那时能吃顿红烧肉就等于过年,在他家就常吃得到。

大院呈不规则形,正院是个长方形,西边还拖着一条狭长的院子,住了四户人家,“所长伯伯”是其中一户,他是卫生所的所长,总是留着络腮胡须,高个子,很男人,无名指和中指已黄得发黑,是个老烟鬼。所长伯伯有个儿子,特调皮,总挂着鼻涕虫,不爱学习爱打架,常挂了彩回来,被所长伯伯打一顿是常事,他比我大个三四岁,和我姐同龄。那时常会到我家找我玩,说是找我爸辅导数学,后来才知道,他是喜欢我姐,把我当幌子了。

露天电影院

□文/王建木

“放电影喽!”一辆颠簸的农用拖拉机后面,灰尘弥漫之中,一群小孩欢跳着,其中一个就是幼时的我。

那是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。正月里,农忙之后,或在一个夏夜,总有“露天电影放映队”活跃在小村庄。

傍晚,田里劳力们,荷着锄,三三两两回村了。这时,忙碌起来的是放映者们。忙着选址,需要一块开阔的空地,如有一堵高高的白墙,那就成了现成的幕布,若没有,还要忙着竖杆,拉幕,挂音响……

夜幕降临,不觉幕布前已坐满村民。那闪动的镜头,回荡的音响,放映机有节奏的“刷刷声”

……还有那不为看电影,而只为那一份热闹、一份自由、一份与伙伴在人群中捉迷藏的快乐……现已成为我脑海中甜蜜而永恒的黑白片。

放映结束了,手电的光束在夜空中交织着,人们结伴而归,快乐的欢笑声,愤怒的斥责声,惋惜的叹息声,自行车的铃声,少年的歌声……混成一片。尽兴而归的我,期待着下一场露天电影的来到。

渐渐的,夜,又归于宁静……

在彩电普及,家庭影院也逐渐大众化的今天,我感受到了眼花缭乱。因此,我又为自己放起这部阔别已久褪色的回忆,我想,再也没有那样的夜,那样的影片,那样的心情,那样的我了。

不朽的汉画像石

□文/王明皓

多年不见的朋友王洪震是背着几只旅行袋来的,那里面装着许多汉画像石的拓片,他要与朋友们共同分享。

在展开的拓片里,一幅幅汉代人们生活的场景,便就生动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其实汉代挺幽默。有幅汉画像石的主人,把厨子为他做菜的场景,让石匠刻到石头上,而石匠呢,索性就将山上打猎、水里捕鱼等刻到同一画面上来了。还有一幅收租子的,一边是地主收租子的场景,另一边却有仆人为地主少爷牵着马,少爷骑马且作弯弓射鸟状。另一幅授课图,教室墙上挂着成排的猪

腿、干鱼等,王洪震告诉我,这些咸货古时叫束脩,也就是给教师的工资了,而图中教书的先生就是孔子。我们都笑了。看来孔子并不避讳束脩,是以束脩的丰盛为自豪的;另外,汉代人老师的尊重,在这里也表现得别具一格。

王洪震的拓片题材广泛,宇宙苍茫,上天入地,无不透出汉代人对于未知瑰丽的想象……其中有四块记录了四时农事的汉砖拓片,画面上所用的农具和场景至少穿越了两千多年,和我插队时见的一模一样,所谓“如今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”,一个巨大的幽默了……

说汉画像石是在石头上凿刻出的《汉书》,似不为过。王洪震

给我看的只是拓片,而每一张拓片的背后,都是一块几百公斤甚至几吨重的石头,他收藏的实物已堆满了他的仓库与庭院。他还说,这些体量巨大的东西原来都漫洒于苏北徐州以及河南、淮北、山东一带的荒野乡村,被砌墙造屋的有,被垒成猪圈狗栏的有,更多的是被砸碎铺路去了。他历经艰难几乎倾家荡产,才收集留下了这么几百块。

他说,这些汉画像石记录了中华古文明,它们与天地同在,是不朽的。

我说,如果被砸碎当成了铺路的石头,那就谈不上朽与不朽了。是时世,是人,使它们成为了不朽。